

大觀小叢書之二

王璧岑著

大觀出版社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國僑民銀行公儲蓄部

存款種類

營業要目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儲蓄存款
儲蓄存款
儲蓄存款
儲蓄存款

存款
放款
押匯
質代
其他
銀行
業務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五時七時至九時

存款一較一般存款方便

利息一較一般存款優厚

地點：綏靖路二七七九號

雲南永豐銀業公司

財政部特許註冊

資本國幣一千萬元完全收足

服務社會 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手續簡便 全國各地皆可通匯

總公司 昆明南屏街 電話掛號 一二一〇
電話掛號 一二一〇 電話掛號 一二一〇

大觀小叢書之二

烽火滇西話征程

王璧岑著

大觀出版發行

大觀樓旬刊

(王璧岑主編)

內容輕鬆活潑，是昆明歷史最悠久的小型刊物，行銷西南各省最受讀者歡迎。歡迎長期訂閱，歡迎各地同業經銷，折扣從優。

社址：昆明青雲路小雅巷五號

大觀小叢
書之二：

物價問題總檢討

王璧岑著

本書著者根據多年研究結果，以簡明扼要之筆法，寫出戰時物價問題之癥結所在，對於物價未來趨勢，申論尤爲精闢詳盡。每冊定價五十元，歡迎各地同業批發，折扣特別從優。

MG
I25
140

烽火滇西話行程 目錄

- 一，前奏曲
- 二，我們的陣容
- 三，只有雲南人才能完成的公路
- 四，被遺棄的孤兒——滇緬鐵路
- 五，火把照耀下的城市——楚雄夜景
- 六，到了鶴棕之鄉
- 七，令人感動的友情
- 八，從「殲滅戰」到「總退却」——祥雲之夜
- 九，小昆明——下關
- 十，天生橋溫泉浴
- 十一，觀音寺神籤卜吉凶
- 十二，瀟灑風景綽
- 十三，礎石之家
- 十四，原來「聖人」疏散在這兒
- 十五，三塔寺三塔兩斜
- 十六，隔山雨
- 十七，水邊吟



3 2173 0930 5

渝4235

十八，翠華寺，鴉茶香味遠

十九，鐵線橋工程，够偉大

二十，最險的一段公路——永保之間

二十一，露出長毛的手在工作

二十二，我們到了前方

二十三，遠征軍「五月渡滬」

二十四，「小北京」

二十五，詩意的牯牛隊

二十六，會見衛長官

二十七，保山的美味——生肉

二十八，一個盛大的茶會

二十九，慰勞大會

三十，「不到保山不知雲南之富」

三十一，他們在鬥智

三十二，保山的「北海」——清華湖

三十三，踏上歸途

三十四，張司令院長

三十五，們被「慰勞」

三十六，天子廟汽車拋錨

三十七，級山坡再拋錨

三十八，一平浪之夜

三十九，太太果在爲我焦心

四十，尾聲

一，前奏曲

「四季無恙者，一雨便成冬」這是雲南氣候上的一個特徵，就在這四季無恙的六月天，忽然傳來滇西我軍渡江反政勝利的好消息，這消息傳到昆明來，使人驟然感到「春天」的降臨，因為這特還是六月，所以這「春天」，也就成為「夏天裏的春天」了，夏天裏送來了春天的消息，當然是值得人們興奮的，於是昆明各界發動了「迎春」的號召，要發動各界到滇西前線去「迎春」——組織慰勞團到滇西前線去勞軍，因為滇西渡江反政的勝利，在七年來的長期抗戰中，還算是第一次，算是第一次主動反攻的勝利，因之也就無異是春日的喜訊了，當然值得人們興奮，值得我們發動各界到前線去慰勞這些給我們帶來喜訊的遠征將士！

經過短期的籌備，所有慰勞款物均已完竣了，原定七月八日登程，結果由於車輛發生問題，延至七月十一日才算解決了一切問題，慰勞團乃於是日晨十時一行十餘人出發西上了。

我們帶去的慰勞品計有火腿臘頭七百二十罐，重九香煙七百二十罐，大頭菜七百二十斤，美酒一千斤，還有現款國幣四百萬元，除了現款可以先交銀行匯出外，剩下的物品，再加上各人的行李，滇緬運輸局撥來的一部大卡車是能够裝載的了，人要坐在行李上，就這樣，我們預計還是很難容納下，所以在出發的前天晚上又承第五官邸車長清泉特別借給我們一部吉普車，才算一切均無問題了。

二，我們的陣容

滇西慰勞團一行十餘人，由會處陳處長秀山算是我們的總領隊，其中有中央通訊社昆明分社的薩繼宏，中央日報的王銘，在義帶的龍江，民國日報的李和生等，他們都是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參加的，筆者雖然目前暫時退了新聞前線，然而昆明新聞界的老朋友却並不把我看作局外人，因之在這次滇西慰勞團出發將近一月，都是十分和洽的。

筆者到滇南來，屈指算來已經是整整的六個年頭了，六年來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從事新聞工作，最初負責益世報的採訪工作，益世報遷渝後仍被留駐昆明担任特派記者，繼後又兼任巴城新報特派員，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担任民國日報主筆兩年之久，所以始終很少有離開昆明作長途旅行的機會，除了在民國二十九年敵機猛炸滇越路的時候，曾經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沿滇越鐵路到越南去視察過一次外西迤東都不會到過。至於負責民國日報主筆的兩年當中，更是寸步不能離開的，所以這一次有機會沿滇緬公路到西去作一次長途的旅行，至少在我個人覺得是很興奮的一件事情，又何況這一次的旅行，又有慰勞遠征軍的意義呢？

三，只有雲南人才能完成的公路

七月十一日上午十時許，我們由昆明車站出發了，我和陳處長秀山，雲南社的德厚兄坐在吉普車上，其餘的人都生在大卡車上，吉普車因為辦理加油手續較大車約遲開出一小時，可是在路上我們却超過了大卡車，在我們到第一平浪吃過中飯後，大卡車才慢慢的趕上來，當晚宿楚雄，十二日抵祥雲，十三日抵下關，十五日抵永平，十六日的下午，我們也就安然抵達保山，一路上總算是很順利。

從昆明到保山，計長六六八公里，走了滇緬公路的一大半，（滇緬公路從昆明到畹町全長九六〇公里。）使我們深深的感到這一條公路工程之偉大，這條公路所經過的就是中國地形上最複雜的橫斷山脈，它要穿越蒼山，怒山，高黎貢山三條大山，渡過瀾滄江兩條大河，所以只要是走過這條公路的人，都會慨嘆這條公路的偉大，記得五年前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先生從緬甸經由滇緬公路行抵昆明，在和筆者談話時，他首先就說：「滇緬公路的工程和巴拿馬運河同樣艱險」，就這樣艱險的工程，我們却沒有用一部機器而是全部用人力完成的，所以倫敦太晤士報的旅行記者曾說：「滇緬公路的工程只有中國人才能完成。」在我這次走過滇緬公路之後，我却要更進一步的說：「這條公路也只有雲南人才能完成」。

楚昆哪邊堡。這條公路幾乎全是在高山深谷中蜿蜒，楚昆哪邊堡到一平浪間有礐老少礐，一平浪楚昆之間有坡長二十公里，拔海二一四〇公尺的級山坡，楚昆哪邊堡之間，有坡長二十五公里，拔海二六〇〇公尺的天子廟坡，下郭永平之間除了漾濞坡之外還有坡長十九公里，拔海二五三五公尺的綫絲窩，永平保山之間有坡長二十九公里，拔海二三七九公尺的麥莊口，就中天子廟坡最高，拔海竟達二千六百公尺。距昆明二七〇公里，成為滇緬公路最高點，置身其間任何自強的人，也不能不贊嘆它的偉大，這樣偉大的工程，竟然全係人工修築，而且大部分的工程是雲南的婦孺完成的，就在這次旅途中我們都還看到沿途歸還跋涉在二千幾百公尺的高山上繼續作着保養與展寬路面的工作，從此使我們更感到雲南民力的雄厚，以及對抗建工作貢獻的偉大。

四，被遺棄的孤兒——滇緬鐵路

從昆明出發到祥雲，我們在汽車上時刻都可以看到廢修已久的滇緬鐵路路基，緊跟着我們向前伸展，它和滇緬公路成功滇緬交通間的平行線，像兄弟姊妹般的緊緊的攜着手，希望能夠有平行發展的機會，好為目前的抗戰以及戰後的建國略盡其「棉薄」可惜的是自從緬甸失陷，滇緬公路中斷之後，這位小弟弟也就從那時候起停止了它的前進，像一個孤兒一般被遺棄在深山巨谷中，沒人睬理了，我們在汽車上看到滇緬鐵路的路基大部份已經完成了綿長的山洞開通了，巨大的橋墩樹起了，夢個看來工程之偉大在全國已有的鐵路中也是罕見的。它從民國二十八年開工修築到緬甸戰事失利止，中間不知有多少工人的血汗流在這條路基上，也不知有多少工程人員絞盡腦汁甚至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為了這條路，然後才有今天這一點成績，然而在它的路基上却停着兩條鋼軌，竟然功虧一簣的像孤兒一般被遺棄在這旁，真令人有不勝惋惜之感。所可哀憐的就是當西我軍已經反攻奏捷，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收復緬甸，打通這條國際交通軌線，在路基上鋪上鋼軌，使我們能够從昆明乘火車到仰光海邊去欣賞東方的一帶日麗。

五，火把照耀下的城市——楚雄夜景

楚雄，這是從昆明西上途中第一個大城，也是第一個宿站。這裏有館，有旅棧，我們當日抵達楚雄，就住在北門街一家叫做雲大旅館中。就在旅館裏草草的吃過晚飯後，歐陽縣長聽說我們已經到了，就先派人到旅館裏來請我們到縣府裏去住，可是我們既然住下來，當然也就不願再撥動了，而且我們又是那樣多的人，不得已陳縣長只好一個人到縣政府裏去，其餘的人就住在旅館裏，新聞界的朋友，有的忙著寫通訊稿，有的忙著拍電報，有的却在準備到街上去看看楚雄的夜景，我既然不需要發電報給住在昆明的太太，又不想坐下來寫稿子，於是也就參加了欣賞楚雄夜景的陣容。

楚雄雖然是從昆明西上途中第一個大站，然而却沒電燈的設備，街市的照明，全是用「明子」（即松柴），把松柴捆成火把，插在攤子上，或者舉在手裏，真是別有詩意，我們每人買了一把松柴起來巡遊各街道，這裏的市面當然比不上昆明，這裏的夜景，當然也遠不及昆明文明街或者是南屏街的夜市，來得令人有熙攘神密之感，街道只有很窄的幾條，夜市上也以小吃攤，香烟攤佔多數，靡靡的歌聲，誘人的大腿，在這裏是聽不到同時也看不到的。楚雄街上也有幾家咖啡店，大部份是在專做朋友們的生意，但也很少有女人光臨。

「這裏還有巧克力賣呢！」小康兄曾經發現至寶似的喊了起來，然而我們却都沒有勇氣去買幾包來調劑一下幾年來所不會領略的腸胃。

夜十一時許，手裏的火把已經殘燼了，我們也於飽賞詩意夜景之後，帶著幾分詩意，回到旅舍準備在與蚊蟲作「不抵抗」戰之下就寢。

六，到了鷄棕之鄉

筆者從西北到西南來歷歷在至六年之久，雖然他很難稱鷄棕乃是一雞中之王，山國之珍品，然而他

終却不敢拿雞標來餵飽的吃上一餐。今年昆明市的雞標市價，曾驟到了一千元左右一斤，這那裏是我們窮人所敢享受所能享受呢？

然而一平浪和楚雄一帶却是雞標的產地，昆明的雞標是以斤計算還要加上泥巴，這一帶却是用繩子串起來，一串串的賣，價值比昆明不知便宜多少倍，所以我們在一平浪和楚雄，曾經痛痛快快的過了幾次雞標癮，而且還在楚雄寫了一封信告訴我太太，後來才知道我太太還為這件事情幾乎要饒涎欲滴了，在我抵抵昆明的時候，我的剛滿兩歲的小且南，還以剛學說話的口吻對我說：「爸爸上保山勞軍，回來帶雞標吃」，這顯然是我太太教他的，只可惜在我回來的時候，並沒有給他們帶點來，使他們大大的失望了。

七，令人感動的友情

從昆明出發的第二天，我們到了祥雲縣，直到深夜，大車還沒有趕到，縣長文太和先生，本來是陳處長的老朋友，然而陳處長却不樂意去打擾他，這是陳處長的一貫作風，吉普車開到縣黨部，可是天晚了，縣黨部裏却竟找不到一位同志，而且這裏又沒有旅館，沒辦法只好到縣政府裏去打擾文縣長。

文縣長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雲南已經做過幾任縣長了，年紀雖說還不老，却有一幅老紳士的派頭，他很健談，晚飯後，對我們談了許多祥雲縣地方上的情形，最後他告訴我們駐在祥雲縣的有兩個傷兵醫院，一個是軍政部第××陸軍醫院，一個是美國第××野戰醫院，中國是一個窮國家，打了七年餘的窮仗，前方兵士既然吃不飽，後方的傷兵醫院，當然更是沒有好的吃，他們非但是食無肉，而且是食無菜食無鹽，這和美國傷兵醫院的食有餘肉的情形比起來，相形見拙，結果美國傷兵醫院受了同情心的感動，竟然要按日送十三斤牛肉到中國傷兵醫院裏去，給中國傷兵的武裝同志吃，想不到在最初竟被中國傷兵拒絕了，認為他們既然是中國的軍人，是不應該隨便接受友邦人士的餽贈的，隨後經過多番的

解釋，還每日三十斤牛肉的饋贈，才算勉強的接受下來。這件事實，使我聽了之後非常感動，友邦的情誼，固然使我感動，中國負傷、裝同志的不輕易接受饋贈，尤其使我感動。

八，從「殲滅戰」到「總退却」——祥雲之夜

在祥雲那天夜裏，我們雖然是在縣政府吃的晚餐，但仍沒有住在縣府裏，而是住在了一位張科長的家裏，行李在大車上沒有趕到，所以被褥等都是張科長替我們借來的，這使我們非常感激。兩天來的疲勞，很想馬上睡下去來休息一夜，好準備明天一早登程，所以在晚上十點鐘左右，我們就把床鋪理好，然後熄去用以照明的菜油燈，各人爬上了各人的床。可是在我躺下十分鐘還不到，就已覺得情勢有點不對了，蚊蟲的「空襲」還算小事，賊在被窩裏的翻身，都感到一種奇癢刺痛，而且這情勢又是愈來愈嚴重，使我的身體簡直不能再躺下去了，沒奈何只好爬起來暗中摸索着把那盞「寒燈」燃着，向上挑了兩下拿到床鋪上來一看，啊！這一看却使我發覺我是已經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下，跳蚤們在跳，臭蟲們在笑，這不是敵人在「偷襲」，而是我誤陷「敵陣」，只好鼓起勇氣來殺呀，我要一個個的把他們殲滅，於是「殲滅戰」也就展開了，直到「殺」得筋疲力盡，才坐下來喘了一口氣之後，我又戴上我的近視眼鏡，想再向「陣地」上搜索一番，孰料不戴眼鏡還好，戴上眼鏡一看，蟲子已經在床上佈滿了，使我不得不於「取得相當代價」之後，轉移了「新陣地」，把一張油布鋪在地板上，然後蓋上我自己的雨衣，就這樣，還沒有合上眼，敵人又從四面八方擁來了，沒辦法只好再起來，把汗褂褲完全換過，「棄甲挽兵」的宣佈「總退却」，坐在凳子上坐以待旦，接連吸了十幾支香烟才算挨到天亮，祥雲之夜算是睜着眼睛挨過了，第二天才知道這地方住過兵，不要說地板上，就是牆縫裏也有虱子在藏匿。中國士兵的營養，本來就不好，再加上這些寄生蟲的吮吸，無怪他們是一面有菜色，露有錢聲了，這一夜使我的探探的感到，軍中滅虱運動的重要。

九，小昆明——下關

十三日我們到了下關。這是大理鳳儀兩縣合管的一個鄉鎮，當時也是滇西最大的商業市場。滇西各縣的土產都集匯在這裏，然後再運往昆明轉往川黔等地。昆明所運的商貨，也都先運至下關，然後再分散到各縣，所以它在政治地位上雖然還趕不上縣，可是在商業地位上，卻可以說是滇西的「小昆明」，這裏有不少大的行莊，銀行有十家之多，此外還有戲院和大旅館大餐館，旅館餐館的名稱，也大都和昆明的名稱相同，生意也都還不壞，我們這一次在滇西道上往來了二十五天，只有下關的筵席上吃到海味，這就是下關商業化的一點特色，使我們一到下關，就和回到昆明有同樣的感覺。下關的水電廠，也在積極的籌備，各理髮店的電線已經裝了起來，準備只要一有電，就可以給滇西道上的仕女們享受電盪和電吹風的幸福，不必像昆明那樣的偷偷摸摸。

十，天生橋溫泉浴

到下關的那天晚上，聽說下關天生橋附近有一個溫泉可以去洗澡，走了三天的汽車路，使我們已經幾乎變成泥人兒，身上的汗和吹來的泥濘已經發臭了，所以很需要洗一個澡，於是晚飯之後，我們四五個人就在夜色中到天生橋附近的溫泉去了。

天生橋跨在西洱河上，名曰「天生」，也就是因為兩岸的岩石天然的接合起來，像一座橋一樣，湧的河水就從這座橋下滾流過去。這附近也就是籌備中的下關水電的水源了。溫泉就在天生橋附近的山坡上，溫泉的水源從半山的山腰間淌下來，再用竹管把它引到幾個水池裏面，水的溫度相當高，似乎和安甯溫泉的水差不多，祇是人工的修建還遠不及安甯溫泉來得貴麗堂皇，每人五十元的浴資，也還算便宜，洗去了三天來的汗臭，使身體頓時感到非常的輕快，好像減去了重負似的，回到下關一覺睡下去，感到三天來所未有的甜蜜。

十一、觀音寺神籤卜吉凶

抵下關的次日，我們本來決定一早就要登程繼續西上的，孰料一夜的暴雨，直到天亮還沒有停止。所以臨時被我們住在下的主人（興文銀行顧經理子正）留住了，吃過早飯雨下得小了一點，我們決定暫雨去遊大理，大理是滇西的風景區，我們本來計劃前兩日來時再去遊玩，現在既然被阻於雨，利用空閒時間去一趟，免得返來時再就延，當然也很好。

我們幾個人坐上一部大客車，出發到大理去。從下關到大理約距十二公里，這中間有一座觀音寺和一處聖麓公園，是可以遊玩的，聖麓公園內，因為有駐軍我們未便入內觀賞美景，觀音寺的建築是以小巧精緻為其特色，寺院很小，中央有一座小亭台，完全是用大理石築成的，雕欄玉砌，極盡巧妙之能事，有一位信女跪在觀音面前抱着籤筒祈問吉凶，搖了半天才有一根竹籤懶懶的落在地上，籤上寫着「下」字，這時候小康在我耳旁偷偷的對我說：「你看她跪下來只求得一根下籤，我相信站着抽一根，也會撈一根「上籤的。」我說：「那我倒不敢相信，試試看，也許我比你還要把握呢。」於是我們就都從籤筒裏順手摸出一根，一看他的正是一根「下」，我的却是一根「上」，各人取了籤譜走出來，上車以後把籤譜上的說明拿了出來給大家傳觀，成為下關至大理間的閒話資料，大家的着眼點，似乎大都集中在小康的女朋友方面。

十二、榆關風景線

從下關到大理，右邊是洱海，左邊是蒼山。蒼山的秀麗，洱海的波光，使我們感到是在一個天然的大公園裏散步，大理就是這個天然大公園的中心，所見的一切，都被這天然的公園美化了。蒼山十二峰一個比一個生得秀麗，有十八條溪就從這十九峯之間疏向洱海，洱海襯托着蒼山，蒼山更美化了洱海，

構成滇西道上備有的風景區，我相信將來尤其是戰後，中緬印交通暢通以後，這裏會變成中外名人騁增連忘返之地的。

形容榆關間之風景的，還有四句諺語：

「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

這四句諺語，算是把榆關間的風景幾乎完全概括了，詩人騁客所歌詠的「風花雪月」，這裏都具備了。下關以風著稱，其奧妙處，據說這裏的風是吹不進屋內的；上關的茶花，也可以稱繁茂，蒼山本已秀麗，再加上皎潔的白雪，當然更會使它變成一位純潔的少女，而且據說蒼山之頂，每年都會積雪的，故詩有所謂「惟有蒼山公道雪年年披白甲」之句，洱海既然一平如鏡，月明之夜，站在洱海邊去欣賞洱海裏的月，當然更富詩意，只可惜，我們是在滇西烽火中來去，既沒有閒情去到上關觀花，更沒有興趣到洱海邊去賞月，時值炎夏，蒼山的雪早已溶化了，只有下關的風，也對我們引不起濃厚的詩情，榆關之間的美景「風花雪月」，我這次的遊歷中，算是辜負了進們，只好等待中印公路暢通，或者是在全面抗戰勝利之後再見了。

十三、礎石之家

大理是全國僅有的出產大理石的地方，當地人俗之曰「礎石」。到大理，我們算是到了「大理石之家」，在街上有不少出售大理石的店子，以前他們是專以製造大理石的裝飾品為主體，就像各式屏聯之類，現在這些成品已經很少了，價值之高昂，竟有達一二十萬元者，實在不是普通人所能享受，所以現在在製品以實際的用具佔多數，就像茶壺茶盤，花瓶之類，在他們逐步改進之下，樣式已經是十分美觀了。大理街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無一個路口都用大理石製成街牌，一塊潔白的大理石上刻以翠綠色的字體，指示行人每一道街的名稱，同時也告訴了遠道的來客這裏是到了大理石之家，尤其是當你到省立中學

去參觀的時候，更會有運動的感覺，因為那裏面的地圖，也都是用大理石製成，方磚鋪成的。

大理城外靠近三塔寺的地方，有一道街，叫做「礎石街」，也就是製造大理石的工廠區了，我們既然到了礎石之家，當然是應該先到「廠坊間」去參觀一番，同時也好買一點紀念品帶回家裏去，由於這一動機，所以當我們到了大理之後，就同德厚龍江兩兄弟奔礎石街去了。

礎石街確是製造大理石的工廠區，廠坊間，這裏大致有一百戶左右，幾乎全是以製造大理石為業的，祇是這裏僅有「生產」而沒有「門市」，我們跑進幾家看了一番。製成品很少，有一只茶壺，花口並不見佳，索價達二千元，德厚兄一心想買下，還價到一千五百仍然沒有買成，只好「乘興而去掃興而返」的轉回大理城，到大理街上的大理石店問一問價值，竟然比礎石街的平均都還要便宜一倍左右，實在令人不解。

十四，原來「黑人」疏散在這兒

大理街上的商業，並不見得怎樣發達，很少有本規模的商店，而在商品中最令人驚奇的就莫在昆明市上「失蹤」的黑人牙膏，竟在大理街上「成羣結隊」的出現了。我們離開昆明到這裏才祇有三天，在昆明我會走過了幾條街，不曾看到「管黑人牙膏」，而大理街上每一家小商店，都是把這條「黑貨」整箱整箱的陳列在鋪面旁，少的三箱五箱，多的甚至多到幾十箱，這種形實在使我們不解，問一問店家，說這些貨也都是從昆明運來的，這更令人不解了，隨後我以幽默的口吻說：「原來昆明的那些「黑人」都已集體的疏散到這遙遠的大理了，怪不得在昆明連他們的蹤影也都不見了」，說得大家哄然的笑了起來。

十五，三寺塔三塔兩斜

大理時確有靠近三塔寺，三塔寺是大理風景之一，軍委會幹訓團就在這裏面，爲了要參觀三塔寺，所以也順便參觀了幹訓團，由該團訓導長張洪堯先生帶領我們參觀他們的每一部門，據張先生說：該團除了學生隊，軍官隊，通訊班之外，還有一班緬語班，無疑的，這是爲了配合反攻緬甸而設的，兩年前我們遠征緬甸的國軍吃了敵人的虧，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國軍中缺乏會說緬語的人，現在我們又在準備反攻緬甸了，前車之鑑是值得我們記取的，我們相信這裏的緬語班學員，定會在將來反攻緬甸中，發生不可磨滅的偉績。

三塔寺的三座大塔就在幹訓團的後面，據說是唐貞元間的建築，其工程即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也是相當偉大的，其中的兩座已經在大地震時震斜了，好像是義大利的比奈斜塔，我們特在兩座斜塔下拍了一張照片。

十六，「隔山雨」

從下關至永平，中間爬過了漾鼻坡和拔海二五三五六公尺之餘巒，在這段旅程中，我們遇到幾次的雨，山地的雨的確和平原的雨，似乎有些兩樣，隔了一座山頭，山前是大雨傾盆，山後却仍然是「光天化日」，有時候在車上看着對面白茫茫一片，大雨已經迎面而來，然而汽車轉一個彎，却會把雨躲了過去；有時候看滿成在我們背後，可是汽車在山腰闊兜一個圈子，也竟會恰巧的碰上大雨，總之這裏的雨，真有變化莫測之妙，晴雨之別祇是隔着一座山頭，因之我特別給了它一個名稱，叫做「隔山雨」。

十七，「水舞吟」

到了大理，永平和保山，使我精神上感到暢快的。就是到處都有「小橋流水」，令人有彷彿置身江南之感。非但田野間到處都有潺潺作聲清可澈底的泉水在流着，就是在我這次到過的大理永平、保山幾個縣城裏，也都有流水從大街小巷裏穿流過去，在永平我們是住在縣政府裏，那天晚上我睡得很舒服的。其原因也就是窗外潺潺的流水聲，對我無異是一種很好的催眠曲。清晨醒來，遠遠送來了令人不覺的民歌，使我想起了于伶所著「水鄉吟」那一部劇本的名稱。到保山，那更不要說，幾條正街大馬路兩旁，也都有寬深各約尺許的水道，經常有清澈的泉水在流着，最初我誤認是雨水，到後來才知道保山的人民都是在一年四季的流水中過生活。一般人的迷信是夢到水，就要發財，而其實水也就是財。有水就有財，這北太平原缺乏水，所以常常鬧荒災，這裏是水鄉，所以人民都很富。『不到保山不知發財之富』這句話，到這兒算是獲得了「科學」上的解釋和證明。

十八，翠華寺烤茶香味遠

滇西道上，使我吃到濃郁馨香膾炙人口，在我平生中一向所不曾吃到的雲南烤茶，尤其是令人不能忘懷的，就是當我們到達永平的那天，晚飯後，李縣長帶我們到翠華寺的一品茗，名泉名茶，再加上那末「一烤」，使第一次發覺了茶的美味，同時也第一次領略到雲南烤茶的奧妙。

筆者到雲南已經六年有餘了，關於雲南「烤茶」這一名詞，本來在初到昆明的那一年就已知道了，那時候我是在益世報工作，同事中有一位是通西人，更深人靜時常在我們編輯部談些雲南風俗之類，來消磨「等稿」時的荒獨，在談到烤茶的時候，那一幅姿態表情，當時看來簡直令人發笑，可

是如今吃過了烤茶，回意而來，覺得烤茶，真是備有一「入神」之妙的。

我們那天從下關到達永平的時候，很早，下午二時許，我們的青官車，離開了永平，要等六卡車，所以那天沒有繼續前進，就在永平縣政府住下了，晚飯後李縣長約我們到翠華寺去吃茶，翠華寺就在靠近縣城的山坡上，是縣立衛生院的所在地，登寺遙望，山坡上那那美觀野蠻的彩色帆布帳篷，使我們有逐漸接近前方的感覺。我們十幾個人露天坐了下來，工友送上了茶，使我感到一種新奇，我便對同伴說：「這裏的茶真不錯」，然後呷一口下去，覺得更是奇香撲鼻，甘滑醇濃，使我感到那間幾間是在飲瓊漿，飲仙露，隨後有人告訴我那是烤茶了，烤茶的味道已經够香了，再加上翠華寺的泉水，所以更加濃厚。烤茶的方法，是先把特製的烤茶罐放在火上燒至極熱，然後放入茶葉，用手持鏟迅速播動，如是烤至茶香四溢時，然後注入開水，再在火上煮沸片刻傾出即可入飲，烤法固極簡單，烤罐必須特製，祥雲以西各縣均有烤茶罐出售，每只價值五元，可惜連來倉卒，沒有帶幾只回昆明如法炮製，據說昆明在十幾年前，各茶館亦以吃烤茶為主，隨後外來人士，逐漸增加。茶館裏的烤茶即被美觀的玻璃杯泡茶及蓋碗泡茶所代替，到現在昆明市上，烤茶已經絕跡了，一般人認為這是昆明的進步，而在我吃過烤茶之後，却認為昆明烤茶的絕跡，簡直是一種絕大的退化。

十九，鐵練橋工程够偉大

筆者生長在華北平原，雖然也曾「走遍了黃河長江」，走跡所至計有十二省之多，然鐵練橋却僅在中學時代的教科書上講過，而直至這一次的滇西道上，才得親眼看到。在以往一般人談及雲南是邊遠省份，文化落後，在我看了滇西一帶的鐵練橋以後，我覺得滇西邊遠的文化並不見得真正落後，鐵練橋的建築，就是一件最好的證明。

到永平，使我看到滇西道上的第一座鐵練橋，永平是一個藏在山間的小城，我們下車時走過城

裏去，門口就有一條小河，河上掛着一座鐵橋，橋成爲許多個拱形，但却是我第一次看到，所以這座橋，上一步。從永平到保山，這一段路，還得經過幾處規模復小，的瀾滄江，瀾滄江水流湍急，源於西康，沿著橫斷山脈，左邊是怒江，右邊是怒江，自北向南，浩浩蕩蕩的一直流出國境，穿過安南入海，我們經過的時候正是雨季，所以江水流得尤其洶湧，兩岸既然都是高山，江水又是那樣的湍急，所以如果不是鐵線橋，我們真想不出應該用什麼方法來渡過這大江，因爲普通用橋墩架橋的方法，在這裏已經是不能適用了，最低限度也可以說用鐵線橋是一種最經濟而又耐久的辦法。

橫在瀾滄江上有兩座鐵線橋，橋的造法是用兩組粗鐵線，每組各四條大鐵線，把兩端緊緊繫在兩岸的石崖上，兩組平行，兩組間的距離，也就等於橋的寬度，許多小鐵線再從兩組大鐵線上面長短不齊的懸下來，貫以橫木，載重七公噸的大卡車，也就可以在上面通行無阻了，鐵線橋的妙處，是大鐵線繫在兩岸石崖上，雖成弧形，但是橋的本身却不但不向下凹，反而略成凸形，使車行其上，恰成水平。據說緬甸的失陷後，勃德曾來這裏轟炸而未炸中，我想日本飛行員的技術如果能够炸中這幾條鐵線的話，那末日本天皇的頭，也許老早就被我飛將軍炸得粉碎無餘了。

總之，鐵線橋的工程够巧妙，隨時够得上偉大。

二十、最險的一段公路——永保之間

從永平到保山，在我們這一次的旅程中，要算最危險的一段了，這中間要爬過長達二十五公里海拔二、三、七、九公尺的麥莊了口，還不算什麼，問題是這一個高坡之後，要沿着瀾滄江岸在高達二千公尺的峭壁上駛行，路甚窄，坡度大，再加上連日大雨，路面滑，所以萬一不慎就會有連車帶人滾下萬仞峭壁

入江心的危險。同時也正因為此而窄，所以到頭車，誰也不肯讓路給對方，結果也有被對方拉下江裏去的可能。在永平未出發之前，我們已經聽說三天來已有兩輛車子「下水」了，其中一部裝滿了新兵，車子下水後，幾個鐘頭祇有一只輪胎浮上來人和車全部「失蹤」了這種情形怎能令入不怕呢，所以在這一段路程中，我們每個人都捏了一把汗，討厭的是車在江的東岸沿江平行，這樣的險路二十餘公里，渡過江之後也有同樣的一段險路仍和江水成平行，心裏愈害怕，險路愈是走不完，永保間的公路長達一三七公里，而永保間直線距離，據說祇有十華里，這也無怪公路和江水的綿綿不忍分手了。所幸的是我們特在功果橋頭每人吃了一盤蛋炒飯，既壓驚，又充饑，同時也給司機先生「加了油」才算一路平安的到保山。

廿一，露出長毛的手在工作

從下關到保山，尤其是從永平到保山，這一段的路基比較窄，行車也比較困難，然而為了配合遠征軍的渡江反攻，爲了中印公路滇緬公路的眼看就可以打通，使這一條路目前和將來的責任，也逐漸的加重了起來，因之展覽這一段的路面，成爲當前十分迫切的一件工作。

爲了適應此一需要，滇西一帶的民衆固然跟着動員起來了，就連盟邦美國的工人連着他們的開山機和鋪路機，也都配合着中國勞苦的工人，在太陽之下忙碌的工作着。筆者沿路曾看到各式各樣的機器都在隆隆作響一刻不停的工作着，美國修路工友，已經放棄了他們的舒適生活，來到這兒和中國工人同樣的在承受着風雨的打擊，伸着長毛的巨手，露着長毛的胸膛，和中國工人在一塊兒工作，使我們看了之後，實在感動得幾乎要流出淚來，中美兩國在前線是併肩作戰，在後方也是併肩工作，我們有同一的信心，同時也爲了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吸收軸心，爭取同盟國的共同勝利，因的舒適的生活，也就只有留待他日無條件投降之後，再來享受了。

廿二，我們到了前方

到保山，已經算是到了前方了，保山是滇西最大的一個城市，同時也是滇西火線的一座大城。我們到達保山的時候，松山還正在進行激烈的「攻堡戰」，保山距松山，也不過七十幾公里，所以我們一到保山，就立刻感到是到了前方，街上看不到麻粉太太小姐，使我幾乎懷疑到了沒有女人的城市，所以在保山我還特別寫了一封信給我母親，告訴她請她放心。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沒有女人的「國度」。

街上使我們能看到的，除了少數榮譽兵之外，就是盟邦的友軍，吉普車是他們主要的交通工具。被炸的痕跡，都還歷歷可見，因之這裏的商業並不怎樣。這，一般物價也都和昆明差不多，有些比昆明還要貴，算是滇西道上物價最高的一個地方。這裏物價高，因為它位於滇緬鐵線的線頭，大部分的物品都是從昆明運過去，昆明的物價已經夠高了，再加上這一條運輸的運費，當然更要高。而且由於保山靠近前方，時常有空襲警報，也有錢的人，不敢放手去購物，我們在保山住了十天，就經過六七次警報，不過敵機都不會來，保山民衆對於警報已經麻木了，同來買貨的軍官，也都不在意，不過在我們來自昆明，兩年多不曾聽到警報的人看來，却覺得這是真的到了前方。

廿三，遠征軍『五月渡瀘』

保山縣舊屬永昌府，這是三國時諸葛孔明南征時到過的地方，所以這裏孔明的遺跡很多，據說保山縣境內，還有諸葛營，諸葛井諸名勝，可惜我們這一夜來這裏不是「遊花看景」所以也都沒有機會去憑弔，祇有太保山上的武侯祠，因為就在城內，才有機會去看過一次。

孔明的南征是在五月，『出師表』裏有『五月渡瀘』之句，這水究竟是指現在的什麼地方，傳說

紛紛，我……的……，不……的……，渡江大反攻，恰巧也在五月。五月……，也正……來臨，氣候惡劣的季節，在這樣天時地理均極不利的情勢之下，我軍雖然能出奇克勝迭奏凱歌。這和孔明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比較起來，真是毫無愧色，所不同的孔明是「五月渡瀘」，而諸征軍却是「五月渡怒」，孔明渡的是瀘水，諸征軍渡的是怒江。

廿四，「小北京」

保山是有「小北京」之稱的，因之當我到了保山之後，頗有家鄉之感，保山一帶的語言，也有「小京腔」之稱，我覺得保山話固然和雲南各地的話有些兩樣，不過和「京腔」似乎並沒有很大的出入，這個我既然不是語言學家，所以也沒有去深刻的研究過。不過我總覺得保山和雲北平原有很多地方是相近的，本來從我在昆明居住六年來的體驗上，使我已深刻感到雲南人的性格和華北平原，有極相似的地方，比仿同樣都……很坦白，很直爽，不喜歡兜圈子，這些特點，都是極顯著的例子。在保山街頭，使我看到不午端午節也可以吃到的粽子，而這裏的粽子的形狀，就和我們家鄉裏的完全一樣，同樣都是四角形像舊式婦女的纏足一樣。說到纏足，使我也要順便說幾句，那就是保山纏足的風氣，也和華北平原不相上下，三十歲以上的婦女，纏足的習慣，都還絲毫沒有什麼改變，而且也都纏得……的小，小腳和粽子對照起來，似乎成了兩種相依而不可分的東西，否則，為什麼昆明……近就看不到那種形狀的粽子，同樣也就看不……了……的小腳呢？正因為保山一帶的婦女還保留着纏足的惡習，所以在這裏也就很少看到有婦女工作了。

保山這座「小北京」，城的周圍據說和昆明城差不多，城的建築比較奇特的就是……保山的一部分也……來。筆者當時會到太保山去玩過一次，它……保山……的一座小山，山上……，還有一大塊平地，保山的西城，也就建築在這座小山上，城的……正開在山凹裏，所以也沒有……，成為毫

作謂的點綴品，豈太保山猶設此中，這話，使我想起了昆明圓通山上的一幅橫匾「萬家在抱」。

廿五，詩意的馱牛隊

在保山時我們看到一隊隊的馱牛在街上行走，這是在別的地方所一向不會看到的，當然黃牛在華北平原是司空見慣的廣聞，不過黃牛來馱一些柴炭，却很少看到，所以在保山，當我看到大隊馱牛的時候，就好像發現了奇蹟似的。

而尤其使我認為奇蹟的，乃是掛在牛背上的那只銅鈴，鈴用厚銅鑄成，掛在牛背上，當牛行進的時候，就會發出「公也，公也」的聲音，和一般懸在馱頭的鈴，大有差別，我認為它的懸掛方式，固極別緻，它的響聲尤其富有詩意。飼行的小家，也是短端欣賞這種響聲的一位。

在保山，我們從各方面聽說，這一次的渡江反攻，與由民衆對人力物力的貢獻極大，比仿衛長官說：「沒有保山的民衆，這一次的反攻也就無法進行」，衛參謀長也曾說「這次渡江反攻的勝利，應把三分之一的功勞，歸之於保山的民衆」。原因是自從發動反攻以來，保山動員的民衆經常保持一萬人，編成八千，協助軍運，這數目在其他各戰場簡直一向不會看到過。後來據當地一位老先生對我說，過去動員的力量還不够理想，如果能把保山一帶的馱牛隊動員起來，那力量一定會超過以往的幾十倍，幾百倍，甚至到幾千倍。我認爲這種說法絕對確實，並無誇張之意。

廿六。會見衛長官

到保山的第二日我們接到長官署的電話，衛長官要在次日下午二時會見我們，第二天吃過午飯之後，同行的新聞界朋友，事前集議，商定了許多訪問衛長官的題目，準備在請來時時寫一篇極精采的「衛長官訪問記」，好使昆明的讀者知道前方的一切以及衛長官的一切。

叫出到了，長官部派來的一部吉普車，把我們五六個人從軍員公署載到了長官部所在地。

我們先會見蕭參謀長，然後由蕭參謀長帶我們去見衛長官，蕭參謀長照例穿了一身黃呢軍服，頭上沒有戴帽子，使我們一看就斷定了他是一位用腦過度，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戰略家，他先對我們講了一番敵我的情勢以及渡江反攻的經過，並謂松山敵堡不久即可攻克。（按：當我們返抵昆明後，於九月七日，果然傳來了克復松山的消息，並且騰衝城亦於九月十四日被我們完全克復）。

這裏我要聲明一句，就是關於滇西戰場的形勢，當時已有隨行的記者先生們寫得很多了，所以我這裏只不再多浪費筆墨。

和蕭參謀長談了將近一小時，然後由蕭參謀長帶領我們去會見衛長官，而他表示了慰問之誠。

衛長官身材雖不高，然而却很結實，結實得簡直像一條遠射用的野戰砲。滿面紅光，使我們這一般拿筆桿的人，簡直要不自禁的自慚形拙了，他留着短短的鬍子，說話時笑容永遠留在他的臉上。從他那結實的身材以及帶笑的面容上，使我們已經堅決相信，滇西戰場是樂觀的，然而我却故意問了他一句：

「滇西敵人於失敗之後，會不會再舉大舉增援呢？」

衛長官的回答很簡單，他認為決不會，縱然會，我們也不怕他。

衛長官在滇軍中，是被譽為「異勝將軍」的，他每到一個戰場，就要打勝仗，據我看來，他的「長勝」，不是無因的。

談話結束之後，我們和衛長官蕭參謀長在廣場上合拍了一張照片，然後告辭歸來。

廿七，保山的美味——生肉

生肉，這是保山當地人的一項美味，當地人名之曰燒肉，其實說它是生肉，也百分之八十是確實的。

無。因爲所謂燻肉，祇是把豬肉在火上把靠近皮的一面稍微烤了一下，而祇是燻到肉皮略略發黃色爲止，皮以下的肉幾乎完全是生的。這種美味在數年前十分盛行，近來因爲當地政府認爲不合衛生，禁止公開賣賣，所以到現在，在鎮上已經很難吃到了。然而當我們一到保山之後，就聽說有這樣的一種美味。所以大家都很想有機會嘗一嘗。雖然嘗不到，也想能看一看，其實看的慾望，也許比吃的慾望還要大些。至少就我個人說是後者的確勝過前者的。

這意思，也不是被派立人兄偷偷的探到了，孟先生是保山英文銀行經理兼田賦管理處副處長，福巧又剛剛娶到了保山縣的縣長，大家又都是老朋友，請我們吃一台保山的美味，以飽「眼福」，當然也令人有「却之不恭」之感。

那天到場的除了我們應邀的人員外，還有幾位當地的士紳，當地士紳中，還有一位縣參議會的議長張笏先生，張老先生鬚眉蒼白，但是精神矍鑠，談笑風生，就座以前還給我們講了一番杜文秀的故事，雖然故事中頗多「不經」之處，但也有不少值得參考的資料。

菜拍在桌子上，除了應邀的客以外，有一盤生肉，顏色還是鮮紅的，一大盤蘿蔔絲，一大碗醋，還有辣子，鴨巴等，我們看了這些菜，簡單地所措手足了，只好讓張老先生領頭，他先在醋碗裏加足了鹽巴，辣子，煮熟的鮮紅色的肉，純白色的蘿蔔絲捲捲地裹，裹好之後，鮮紅色的肉，果然像是在醋中吃過鹹米一樣，有了鹹色，大家一齊下箸欣賞着聞名當地的美味，我個人雖沒有勇氣來嘗試，却已大大的飽了「眼福」，因爲對於此種美味，根本就是看的慾望勝過吃的慾望的。

據張老先生說，此種「鹽味」，最主要的作料就是醋，醋一定要好的，保山金剛村的醋，最合此種美味的標準。我問，還是舊法造醋的，因爲醋越好，所含醋酸成份愈多，固雖不熱，吃了不會出毛病，大概就是全靠醋酸的殺菌消毒作用吧！

廿八，一個盛大的茶會

到保山的第六天，政治部的劉主任宛召集了該部演劇第五隊開了一個盛大的茶會來歡迎我們，其實呢，我們是來勞軍的，政治部當然也在慰勞之列，我們還沒有慰勞他們，先被他們慰勞了一番，說起來也實在有點不安。

茶會上田綱主任致詞，陳處長秀山答詞之後，劉主任還特別請了遠征軍工務部以及調查室的負責人，給我們報告了許多一般人認為神話的故事，比如如何訓練渡江技術，如何在三小時內修復破損的橋樑，如何在每秒鐘四公尺水速的怒江上以每二小時半渡過一團人的速度，完成渡江任務，以及如何使誤落敵入陣地的我飛行員，脫險歸來，如何使騰衝的偽縣長成為我們的「收音機」等等，聽得我們好像看神奇故事偵探小說一樣的感到緊張和興奮。

神經極度緊張之後，劇五隊的男女隊員特別唱了幾只「拿手」的歌曲，把我們引從「仙境」裏回到現實境界裏來，然後才結束了這個盛大的茶會。到保山幾天來，我們幾乎都在「仙境」這一個沈悶空氣籠罩之下過活，直到這個茶會，才算聽到了令人興奮的故事和歌聲，精神上舒暢了不少。

廿九，慰勞大會

慰勞大會，雖是這次西上的主要任務，但却是我們行的新軍界朋友們的一個「主題」，所以我這裏也「想」費筆墨，略述了過去，話，只好再來繼續拾一談了。

慰勞大會是在保山城內的一個叫做光尊寺的大廟裏舉行，廟宇相當宏敞，雖然我們幾天的勞苦，彩色的標語，已把這座破廟裝飾得有色，煥然一新，尤其是這座集中外將領於一堂的盛會，更給它增

輝不少，成爲空前的一次「傑作」。

爲了避免幾千年後「考據家」們的「勞神傷財」，我這裏必須寫明這次慰勞大會的時間，就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廿三日的下午四時。

到會的將領，除了衛長官、蕭參謀長等中國遠征軍將領外，還有盟邦美國的各級將領，費爾摩將軍算是美國將領中階級最高的一位，他們都和中國將領一樣，擱起毛筆在準備好的白綢子上簽了名。然後步進會場裏去。

中外將領四五百人能够會聚在前方，接受後方民衆的慰勞盛意，至少在滇西戰場，還是第一次，能說不是一個盛會嗎？

開會儀式，以及如何獻旗，獻詞，獻慰勞品，我這裏可以省略不提。我所要說的就是蕭參謀長在聚餐席上，會說「十天以後請你們到松山上演戲，二十天以後請你們在騰衝城頭唱歌」，他這話後來果然兌了現，時間上也祇是前後差了天吧！

劇五隊也參加了，他們當時既不能到松山上去演戲，只好在會場上唱歌，美國人本來就是「喜歡唱歌的民族」，於是也不示弱，就和劇五隊你唱我和的唱做一團，唱得大家變成了一家人。會散時，已經是三更天，歸途中螢火蟲成爲我們待備的照明燈。

三十，「不到保山不知雲南之富」

筆者到雲南的六七年當中，幾乎全部時間居住在昆明，雖然知道雲南是一個富庶的省份，然而却始終不知雲南的富，富在那裏，直至這一次到了保山之後，才知道保山乃是雲南富庶的精華，有人說：「不到雲南不知中國之富，不到保山不知雲南之富」，這話是確實不錯的。

保山縣境有幾個大墾子，一個比一個大，一個比一個好。我在昆明附近所看到的墾子，如果和保山的幾個墾子比起來，簡直就是小巫之於大巫了，那裏的土地特別肥沃，昆明附近的插秧，是一叢叢的插下去，保山一帶却祇能插一棵下去，就產滋生出一叢來，稻苗黑黢黢的已經長了三尺多高，而同時期昆明附近的稻苗却還焦黃焦黃的活像走天不足後天又染上癆瘵似的不到一尺長，所以那裏只要能够豐收一年，就够三年吃不完，去年雲南各縣鬧荒災，然而保山的縣級公糧，說除了分配縣級公務員之外，還剩了X千多担呢！

保山縣境的礦產，現在還沒有詳細的調查，但是有幾個區域，還有極爲可觀的原始森林存在着。保山的人口既然相當稠密，物產又是那樣的豐富，難怪衛官和肅參謀長都要口口聲聲的說：「沒有保山，也就無法反攻」，「反攻的勝利，三分之一應歸功於保山的民衆」。我想保山的人力，獸力，物力，如果能够全部動員起來，其成就將更不僅止於此。

三十一，他們在鬥智

隨慰勞團西上的，既然有五六位新聞界的朋友參加，所以他們時時刻刻都在鬥智，都在想以智取勝，我以一個「老兵」的資格周旋其間，有時候也實在覺得他們有趣好笑。

比仿從昆明一登陸的那天，有的忙著發電報，有的忙著寫通訊，小虞兄除了拍電報之外，又寫了一篇新聞，當天晚上交給郵局，親眼看著封進郵包裏去才算放心。只有王乾兄却不慌不忙的在晚上寫了一篇通訊，次晨到車站上恰巧遇到一輛同返昆明的車子，託他們帶回昆明來，結果他是勝利了，成爲這次西上途中發表得最快的一篇通訊。

到下關，當天晚上，他們有幾個人探得定前日運到一車日本的俘虜，各守秘密偷着去訪問，訪問歸

來却託詞去看戲，結果也弄得有幾位朋友變成了一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最有趣的是到保山之後，大家既然都沒有專用電台，郵局寄信快則半月，慢則一個月也還很難到達昆明，電報局的電報，也要兩三天，比較快的，只有借用銀行的電台，然而長篇通訊，又決非借用電台所能拍發的，因之通訊工具，成爲他們鬥智的焦點。

有的把通信稿寫好之後，在漫遊途中只好投諸郵局，有的却不甘心這機作，比仿龍江兄有一次就找到了一部開往昆明的小包車，帶走了一篇通訊，預計三天可以到達，所以他很得意。誰知有人已經發現了用航空。可以帶信，由保山直飛昆明，當天可以到達，這當然在當時算是最快的方法了。

他們任何人有新「發現」彼此都各守祕密，祇是對於我，都沒有守祕密的必要。所以他們鬥智的情形，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本來用航空帶信到昆明的辦法，我知道得最早，後來陳處長要我把這「祕密」告訴他們，我認爲公開向他們宣布，恐怕失去了他們鬥智的興趣，所以採用了個別通知的辦法，結果這祕密他們都已知道了，然而每個人却都還認爲別人不知道，仍然還在守着這個已經「公開」了的「祕密」，這實在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情。

幾個人中間，小和龍江的作風，恰像他們的身材一樣，小康是小巧玲瓏，善於鑽空偷襲，龍江是穩紮穩打，埋頭苦幹，王幹則在兩者之間，而頗有「以不變應萬變」的作風，和生經常搖着八字步，頗像一位歷史學者，所到之處，特別重視當地的軼聞掌故之類。

三十一、保山的（北海）——清華湖

我們把疲勞的款待民衆的手裏交給了康征軍，後方民衆的盛意，亦已轉給途征將士，我們好像卸去重負似的，感到一身輕快，於是縣參議院的議長張笏老先生要請我們到他住的地方去玩一天海（清華湖）這是我們不便謝絕的。

張老先生住在李家屯，距侯山垠大概五華里，我們於午飯後，徒步沿著田埂走去，那裏綠油清幽，荷花正在初放，一望無際，令人幾疑到了牧野的北海，或者是南京的後湖（玄武湖）。

保山縣修誌館就在李家屯，也是張翁先生主其事，正在搜集材料編纂中。工作人員似乎以張先生為主體，這和大理縣的邀請三十幾位名教授編纂大理縣誌的情形比起來，未免相形見绌，不像大理那樣的修誌法，恐怕在全國也算得是創舉了。

修誌館在一座小樓上，地方雖不大，然而却修得上是窗明几淨，窗外就是湖水，一陣陣的荷香從窗

外吹進來，使人忘記了此地是靠近前線的一塊地方。

進餐時的茶，都是經過張先生細心選定的，聽說他原來的計劃，是預備全部取之於清華湖，可惜因為時令關係未能如願。席間雖然沒有山珍海味，然而却極可口，或為此衣馬中途中最高貴的一餐，飯後天已不早，倉卒告辭，摸了五華里的黑路，趕回保山城，已經是將近十點鐘的時候，途中有幾次，還幾乎誤入「歧途」。

三十三，踏上歸途

我們這次西上，所遺憾的就是祇到保山為止，沒有能够到火線上去觀光一番。其原因是一方面因為當時萬通橋上還未能安全開車，受了交通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前方作戰正酣，我們這般人到火線上，惟恐使戰事的進行受到影響，不過，據說我們帶去的慰勞款物，吳官部已全部發給火線，上至衛長官，也都退一丈香烟也不會享受，這作风範得上是「一切爲了前線」，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勞軍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歸心似箭，大家都想迅速的返轉昆明來。奈因接獲昆明慰勞會來電謂已呈准龍主席加撥國幣五十萬元，作爲慰勞傷兵之用，因之只好一面再籌劃慰勞傷兵事項，一面還得等待這一筆款子匯到後分頭分發慰問，直到七月廿七日，才把保山附近的傷兵慰勞事務辦理完竣。八月一

就踏上了歸途。

在由保山起程的第二天，天氣忽然放晴了，我們曾看到雲霧變大陰，浩浩蕩蕩，直向遠處散去，繼後安然飄然而來，所以次日早晨，我們大家都懷着一顆興奮的心離開了保山，我們相信松山在短期內定會克復，然而我們却很少有歡喜，能於松山克復之日，到松山上去唱一曲凱歌了，內心又不勝其惋惜。

二十四，張司登院長

從保山到永平，當吉普車駛到永平約三十公里的地方，
上固然是一個很小的部門，然而沒有它，車子也就無法前進，這真使我們傷腦筋，所幸司機是一位老手，沒辦法中他總會「想辦法」，的確，「想辦法」這個秘訣，在歸途中的確給我們解了不少次的圍。他用幾根麻繩草繩繞成一個圈子套上去，居然也能把車子免強開到永平了。

在永平爲了這勞當地的中國傷兵，會見了美陸軍第XX野戰醫院的院長張司登先生，他是中國的一位老朋友，在中國，前後住過十五年，抗戰以前還在北平協和醫院任外科醫師，能說一口相當流利的中國話，一見面他就搶着自我介紹說：「我姓張，弓長張」。使人對他感到分外的親切。

張院長對中國傷兵以及當地貧病民衆的醫療，極爲熱心，他很誠懇的帶着我們到山坡上的病房裏去慰問和參觀。當他知道我們吉普車的風扇皮帶斷了的時候，就立刻派人把他們多餘的一根替我們裝上去，給我們解決了一大難題，我們答應到下關買到之後還給他，後來我們到了下關，買了一條新的託人帶還了他，實踐了我們當時對他的諾言。

晚間，永平李縣長請我們吃飯時，也請了張司登院長參加他很喜歡吃火腿，不大喜歡吃酒，這一點似乎和一般美國朋友有些兩樣。晚飯後他給我們聊了很長時間的天然後才回去，他很殷切的希望我們在

戰爭結束之後，都能到美國去一次。

三十五，我們被「慰勞」

下關是滇西道上的「小昆明」，去的時候因為我們「身負重任」，下關各員的首領，不僅親自到車站下關來，他們已有充分的「準備」，而我們也「視察決」的一概拒絕，與之我們去保山是去「慰勞」，返轉下關來，却竟成為「被慰勞」的對象。

不過，因為我們一方面還要到各地去慰勞傷兵，一方面大家離開昆明將近一月了，都是歸心似箭。得到一處，工作一完畢就要走，所以有許多場合，我們只好謝絕了他們的盛意。在下關赴了三個委會，都是經過再三謝絕，沒法辭脫的。下關既然是滇西道上的「小昆明」，所以各種菜蔬，也都相當考究，在昆明能够吃到的，在下關也大都能吃到。

在下關就延了一天，又到大理喜州工作了一天，第三天一早，我們就離開了。經過麗江，被胡縣長（占一）留著吃了一餐午飯，當地出產的池塘魚，成為席間主要的菜蔬，使我們吃得很舒服。第二天上，車子趕到了祥云縣。

三十六，天子廟汽車拋錨

我們坐的吉普車，是借來的，車上不但沒有預備車胎，就連極簡單的工具像打氣筒，補胎膠一類的東西也沒有。所幸去的時候，倒是一路順利，不會出一點毛病。據司機說，這是我們的運氣好，因為不久以前它還是從雲南帶用大車拖回昆明的，還能說不是我們的運氣嗎？

可是，如果說我們去的時候運氣好，那末轉來的時候，就算是我們的運氣不好了。從保山到昆明，一部吉普車，不知用了多少次的毛病，簡直像故意給我們開玩笑，實在是惱人。

比仿車子從崇山還未到永平，風扇皮帶就斷了，算是第一件不幸事。到了車子剛從永平開出的那天早晨，司機竟被酒醉噴壞了眼睛，害得我們動不得，所幸臨路局方面又替我們找到一位幫手，才算免強的連車帶人送到了下關，到下關鋼板斷了三四處，又害得我們不能開車子到喜州。雖知「獨不單行」，從靜雲到楚雄的路上，它竟幾乎要把我們留在天子廟的高山頂上去過夜。

我們知道，天子廟坡乃是滇緬公路的最高點，往來滇緬公路的車輛，到了這裏，莫不提心吊膽，生恐到山頂上去過夜。誰知那天我們的吉普車，恰巧就是到了那裏出毛病。前輪的左胎走氣了，很快的就由硬挺挺的變成一個軟傢伙，正在山頂上，司機宣佈不能前進了你看糟糕不糟糕，車子停在道路旁，不一會大車開到了，我只好評陳隊長坐上大車先走，到沙橋找到打氣筒再派人來「救」我們。大車開走了，我和司機站在山頂上晒太陽，看看太陽逐漸的下降了，前前後後除了山風外，似乎看不到什麼，同時也更聽不到什麼，而汽車拋錨的地方，離開山下的沙橋站還有好幾十公里，主沙橋是否能夠找到打氣筒也還是問題，我覺得恐怕要在天子廟坡的山頂上過夜了，兩個單身人，加上一部吉普車，一夜下來，是否會被野獸吞了去，誰也不敢担保，心裏有點煩燥了。

司機先生等得有點不耐煩，也許多年的駕駛經驗，使他領略到高山頂上過夜「不可靠」，於是他要試探着用最慢的速度順着斜坡往下開，這雖然是極冒險的辦法，然而和在高山頂上滑溜喂野獸，當然安全得多了，我也只好坐上車子，由他去擺佈，反正我們都是同樣的一條命啊！

所幸的是在司機熟練的技術之下，車子居然平安無事的到了山下。車子下了山，毛病又來了，油箱裏的一團棉花把油門阻住了，車子發動不起來，不過在我認為車子快要下了山。一切問題就都容易解決，距沙橋只剩十幾里，用人力也不難把車子推過去。

當時還把運籌綽綽有餘的官長要與他同席的時候。「營救」我們的軍兵也給送來了，打好氣睡到沙橋，大車已經先開了，這時才感覺到肚子裏面度「空虛」，因為從前還吃過早飯之後，到現在已經是下午五時了。一面狼吞虎嚥的吃着，一面請人卸車胎，飯吃好胎也補好灌滿了氣，加速度開往楚雄去，天黑了，車上的燈也壞了，到了楚雄近郊，一頭肥豬在馬路中心散步，要不是司機的手法高明，也許會把吉普車撞翻在道旁，弄個頭破血流，真是危險萬分。

三十七，級山坡再拋錨

吉普車於天子廟坡拋錨後，使我們倍具戒心，到楚雄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來，在未出發之前，先檢查一下輪胎，結果是一點氣也沒有走，爲怕了萬一再出麻煩，又特別把輪胎的氣，打得足足的，然後才開車。

誰知這部吉普車在天子廟坡沒有使我們在高山上過，夜仍然是氣不憤，還想在爬上高山時再來施展一次「神威」，車在級山坡腳時，輪胎仍然還是飽氣的，一開上山頂，天子廟坡那一套「把戲」又來了，還是那一隻輪胎走氣了，氣足得比在天子廟坡還厲害，車輪的轉動和路面碰着了，司機要退出在天子廟坡以慢速度往下溜的辦法，也絕對不能應用了，沒奈何車子只好又停在山頂上，這地方比天子廟坡更危險，在天子廟坡拋錨，我們怕的是夜間野獸四看噬，這裏所怕的乃是怕惡到不了夜間，就會給「翻路虎」把我們身上的衣服剝個一乾二淨，因為在楚雄未開車之前，我們就已經聽說這兒正是一條「兄弟」出沒之區了，所以陳臨長一下車就發了一連串問話上去，取得了「居高臨下」的地勢，把隨身的「武器」上了膛，儼然是位老練的軍事家。我是一個握了半輩子筆桿的人，不懂得這些，只好半意識的躲在一叢樹後面。

不一刻，大車趕來了，我又請陳臨長坐上大車先到一平浪想辦法，我和司機留在山頂上。

帶

大家走了。這學生車，我仍舊到後去聽聽來。
從側縫裏我望到後邊來了三位騎着長槍的人走過來，突服裝上帶既不像說，又不像聽。經常拿筆桿的人，在這荒山看到這樣的人，心裏似乎有點顫慄了。所幸的是，當他們走近我們的車子時，祇用眼睛向車上看了看是前空車，並沒有動手，就慢慢的走去了。

我看了這情形實在有點不安了，從樹叢裏爬出來，預備和司機想辦法，因為不把車子開下山，的確是太危險了，萬一真的遇到綠林弟兄，車子固然不會被他們攔了去，可是，只要卸去兩只輪胎，也就更糟了，司機在太陽下連晒帶急，弄得滿頭都是汗，看樣子也的確等得有點奈不住了。

我首先問他沒有辦法想，他却搖搖頭，以他十幾年的駕駛經驗，說明絕對沒辦法，而我呢，雖說既不懂得機器，又沒有駕駛和修理的經驗，然而心裏却認為非把車子弄下山不可，如果出腦筋一想辦法，也許不是絕對沒有辦法的，在這樣一個自信之下，我在開始用腦了，我首先想了一個行不通的辦法，就是用嘴對着氣管吹氣到輪胎裏去，司機也爲了迫切希望下山，幫着我一起來試驗這辦法，吹了半天，仍然是不理事，因為人的氣力，究竟有限得很，要想把輪胎裏的氣用人力吹得支持起一部汽車的重量來，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這辦法失敗後，我有點好笑，然而我並沒因此而失望，再問司機有沒有辦法，他仍然是堅決的搖搖頭。

我又在繼續的用起腦筋了。

忽然間，「噠」一動，我跳了起來，好像科學家得到重大發明似的跳了起來。我真的想出了辦法，而且我相信這辦法一定是成功的。我把辦法告訴了司機，司機也許因為我第一個辦法試驗失敗的緣故，最初對我這第二個新辦法似乎還認為靠不住，可是在我幫着他實地試驗之後，果然成功了，使他樂得

我的辦法是什麼？說穿了似乎也並不見得稀奇，不過據司機說，那却是在他十幾年的駕駛經驗中，不但一向沒有用過，而且也一向不會聽說過。

我的辦法，我名之曰「輸血」，這裏雖說輸的不是血，而是氣，但和醫學上的輸血，却是相同的道理，我首先請司機把已經患了「貧血症」的前輪左胎卸下來，挨次移近其餘三只未患「貧血症」的車胎，用一段橡皮管把兩端接在兩只車胎的氣嘴上，用手緊緊的接住，打開「氣嘴」，讓氣足的車胎，利用它本身的壓力，把氣壓進「貧血」的一只車胎裏去，運用這種辦法，把其餘三只輪胎裏的氣壓進另一只已經變成軟塌塌的胎車裏面去，換句話來比方，就是一個患貧血症的人，接受了三個人的輸血，結果果然使它也「振作」了起來，然後把它裝上去，車子可以開動了，使我快樂得忘了饑餓，快樂得放爲這次西上勞軍途中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車子下了山，司機的心放鬆了，想起了肚子是空的，很想停下來飽餐一番，可是我却還在興奮，不想停下來，終於在我鼓勵之下，一股勁開到了一平浪，我認爲只要到了一平浪，一切問題都是容易解決的。

三十八，一平浪之夜

車子開到一平浪，天已六時有餘，一面託一平浪鹽場修理部幫忙修補輪胎，一面到飯館裏去用十二小時以來的第一次飽餐，準備吃飽了飯，補好了胎，趕路開到昆明去，因爲大車已經先我們而去了，他們留下來的話是說當天晚上一定可以到昆明去。

可是，飯吃飽了，輪胎却還沒有補好，爲了我們要租馬往昆明，就連他們的一羣師也動手了，時間愈來愈遲，看情形車子當天晚上很難開動了，鹽場陳東森課長，也留我們，車子沒修好，走也走不成，於是陳課長帶我去到他們鹽場的各部門參觀了一番，一平浪是以產鹽著名的，去的時候，既然沒有時

間參觀，這無從設法，爲不能趕回昆明心裏極感不樂，但也總算沒有辜負了這一點多餘的時間。

車子到了十點半鐘才修好，當然不便趕路了，而且聽說這一假路又是不大安全。

一平浪是滇西的工業區，雖然這裏只有這麼一個煉鹽廠。當地居民也有電燈可以享受了。當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館裏，蚊子臭蟲雖也不少，可是心裏總覺得因爲當天沒有到昆明，左思右想，難以入眠，我起最要緊的就是大事已到昆明，我的腦筋雖然一早起來看到報紙上的消息，那時祇有我不會睡來，那末她是一定會擔心我是在路上出了什麼意外的。最後我決定了次晨天一亮就開車，要在八時以前趕到昆明來，有了這麼一個決定，心裏才算略微定了一點，慢慢的睡了下去。

三十九，太太果在爲我焦心

次晨東天剛剛吐出一點暗灰色，我已從一平浪一個小旅館裏的床上爬了起來，同時也把司機喊起來，旅館裏還沒有熱水。用冷水祇是五分鐘的時間，已經把盥嗽的事情辦好了。

車開了，開得是那樣的快，司機是急着到祿豐去吃早點，這也正合了我八點鐘到昆明的願望。

到祿豐草草的吃了一點早點，車輪又在繼續向着安靜昆明的方向滾動了，以剪刀著名的祿豐，也絲毫沒有興趣去睬理，因爲剪刀雖好，豈奈剪不斷的離愁何？

到了安甯，接着爬上了西山，昆明城在望了，心裏是如何的輕快啊，看一看錶，已經是九點一刻了，原來八點鐘開抵昆明的計劃，絕對不能實現了，心裏又不免有點不安起來。

車子終於開到了昆明，開到了家門口，太太和我那剛滿兩歲的小且南，當然都是樂不可支，鬧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爲什麼今天才回來？」原來她已看到了報紙，知道慰勞團昨天晚上已經轉抵昆明，結果害得她一早就帶着小且南到已返昆的朋友處找我剛回來，真抱歉，爲了車子拋錨，果然使她爲我焦心，吃了一次驚驚。從出發雲西到返轉昆明來，一共是二十六天，論時間本來不算太長，然而却是我和蘭

結婚以來，第一次的長期離別。

四十，尾聲

在烽火中，滇西道上來去二十六日，爲時短促，實是走馬觀花。所見均極膚淺，拉雜寫來已萬言，不得不就此打住。然而餘意未乾，再將沿途土產略爲尾聲，權作茶餘酒後之談料。

談到滇西道上的土產，除了大理的大理石，前文已略述及外，其餘所要提到的，都是可以食用的東西，先說楚雄，楚雄出產的有一種皇角米，也就是從皇角裏取出來的仁，這是甜食中的一種美味，可以拿來和水加糖煮食，其味道和四川出產的白木耳似乎有點近似，略具粘性，據說吃了可以清熱。喜歡吃甜食的人，如果有機會經過楚雄的話，不應該放過這一種土產。

大理是馳名洱海旁邊的一座城市，因之洱海裏的弓魚，成爲大理的一種名產，細長略彎頗似弓形。據說新鮮的弓魚，味極鮮美，可惜我們去的時候還不是吃弓魚的季節，所以不曾吃到。當地人都把它製成鹹魚出售，拿來煎食蒸食均可。不過這樣的吃法，我總覺得鹽味太重，吃不出什麼美的味道來，倒不如用來配做紅燒肉，似乎還有點近似福建的鹹魚呢！

大理還有一種特產就是乳扇，這不但大理的美味，同時也是雲南的一種美味，不過大理要算出產乳扇的大本營，在昆明所能吃到的，也大都還是從大理下關運來的，可惜外省來的人，大多數不能享受它那帶有牛油味的香氣。在郭沫若先生所著的「孔雀胆」裏面，曾經提到大理的乳餅，其實大理並不出產乳餅，關於這一點，我不知道郭先生把乳扇誤作了乳餅呢？還是元朝時的大理是原來也出產乳餅的呢？

永平縣是藏在深山裏的一座小城，這裏是出產香菌冬菇之鄉，香菌和冬菇和口外出產的「口蘑」差不多，可惜外省人到雲南來，由於烹調的欠當，把它的美味完全喪失了，據內行人說，香菌和冬菇的類

也跳了起來。

華，大部是在泡洗時的水裏面，所以泡洗香菌冬菇的水，應該把它澄滑加在用香菌冬菇烹調的菜和湯裏面，然後才不致於喪失掉它的精華。

永平一帶除了香菌冬菇之外，還有許多「山珍」，就像熊掌啦，鹿筋啦，都是在別的地方所不容易吃到的東西。

末了，談到保山，保山的土產也有幾樣小東西是值得說的，彫梅和龍蒜都是可以帶回來作為餽贈的禮品。彫梅是用人工把梅子彫成許多花樣，製成蜜餞，甜蒜則兼有甜鹹的味道，都是用瓦罐裝起，使人便於攜帶。此外，還有一種藕粉，叫做「香蓮藕粉」，裝璜雖然不及西湖藕粉之美觀，味道却比西湖藕粉祇有過之而無不及，只需一小茶匙，就可以沖成稠稠的一飯碗，既細又白，我相信每一個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子，吃過之後一定還想吃。

.....

和雜寫來，到這裏真的應該打住了，住在昆明的朋友，看了我這「尾聲」中所提到的沿路土產，也許會要問我究竟給他們帶來一些什麼禮品，那我除了抱歉之外，還是一個「抱歉」，因為這次的旅行，切實是在烽火中去，又是在烽火中匆匆的歸來的。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廿三日脫稿於昆明



威行四十餘年 唯一老牌 補經大系補劑

艾羅補腦汁

本劑為德國之羅德爾補腦汁數十年之臨床經驗，悉心處方，蜜漬煉製，行銷全球已歷四十餘年，各國醫家一致推許為現代唯一補經系大補劑，絕非一般仿製劣品所可比也

衛生署
成藥許
可証成
字第
四六八號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敬啟者
敝藥房選辦各國名廠新藥平價出售以
服務社會為宗旨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昆明中法大藥房

同仁街二一
電話二一四二
二二號
電報〇九一四

康

惠

同仁街一零七號

環球百貨

名貴禮品

時新衣料

應有盡有

任憑選購

維生素滋補劑

「鐵」 多 力 維

(FERRATOL)

劑合膏肝鐵及素生維丁，乙，甲

宜威幼老品補貴高

弱虛抗抵養營進促肺能血補

號九十三路義正址地 房藥大濟仁處售經市

號四三二第字聯衛查審告廣藥醫市明昆

三 房 藥 大 誼 聯 三

類 種 業 營

成藥針水

化學原料

零整批發

極表歡迎

醫療器械

各國處方

外埠函購

特別優待

地址同仁街卅五號

明德大藥房

新到歐美名廠

各種冬季補品

地址：正義路三六六至三八六號

功用

對於一切
炎症及充
血，（尤
以腦炎）
有消炎。
退腫。不
痛等之功
效。

本品經各
大醫院醫
師之使用
及臨床證
明。確係
功效佳良

五福消腫膏

良藥

金碧路三七六

五福藥廠監製

藥房

三七七號均售

一 祥 盛 銓 周 一
 ◇ 目 要 業 營 ◇

福壽捲烟

金堂川菸

名山春茶

下關團茶

七子圓茶

宣威火腿

賜顧諸君

極表歡迎

樓日近路義正 址地

冠生園有限公司
 昆明文明店

明 號
 昆 元 寶

送	雲	罐	畫	牛	壽	西	糖
禮	腿	頭	盒	奶	喜	點	菓
物	臘	伙	糖	蛋	蛋	麵	餅
品	味	食	果	糕	糕	包	乾

◎部食飲設附◎

食麵點茶早晨

業和約節食小菜粵晚午
 五六二二 電話 八十二路碧

經銷後方名廠產品

販運人生日用必需

地址金碧路卅六號
 電話：二七一七

◀◀ 店金永成天明昆 ▶▶

赤金	科學	特設	成色	賜顧
條葉	新法	機械	保證	無任
時款	鎔煉	鑲製	純足	歡迎
手飾				

號三、二四一路義正：址店

振昆實業公司

專門衣被毛巾 致力產銷合作

自織自染 自漂自縫

衣被着物 團體服裝

藏青

卡

機

布

品出新季秋

每疋長四十九英寸
寬三十九英寸

色退不永證保

號百六路義正外門南大
九七四二：碼號話電

金塔禮品社

歡迎賜顧

高名綢緞玩書呢絨
 尚貴珍飾品
 古玩書畫
 粵繡湘繡
 牙器漆器
 抽紗花邊
 中外百貨

歡迎指導

(昆明曉東街六十二號) (南屏戲院對面)

昆明南屏街七十二號

德茂

特聘技師

精工製造

時新西裝

各式大衣

女子時裝

軍界制服

諸君賜顧

極表歡迎

昆明製酸廠

出

品

△品質優良▽

硫酸鹽酸

硝酸電水

飲料工業用蒸溜水

△度數準確▽

地 址：昆 明 穿 心 鼓 樓

雲南唯一信用可靠之大貨倉

大 生 貨 倉

香油桐油 白油雜貨

代客買賣 各種貨物

地點適中 堆積穩固

信用卓著 取費低廉

地址：金碧路一一六號

請吸

雲南省企業局紙烟廠出品

重九 七七 香烟

八大特色

自種美國烟葉

真正捲煙捲紙

聘請專家配製

裝璜精製美觀

科學烤製有方

香料名貴芬芳

美機捲製優良

價值便宜異常

各處紙烟店均有銷售

譽馳全國名振南天
庖廚獨異湯味鮮美

興和園生菓館

衛生清潔經濟可口
招待週到歡迎賜顧

小西門月城內

店商貨百康匯明昆

。號七七三至六七三路義正。

門市部

紗羅綢緞

呢絨布疋

衣帽鞋襪

五金器具

棉織用品

江西磁器

鐘表眼鏡

西藥文具

化裝香品

罐頭海味

金業部

時新首飾

珠寶鑽工

條金葉金

成色十足

批發部

廉低價定 發批躉零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卅四年元月初版（一一三〇〇〇）

大概小叢
書之二

烽火滇西話征程

全一冊定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王 璧 岑

出版者 大觀出版社

（昆明青雲路小雅巷五號）

發行者 大觀樓旬刊社

（昆明青雲路小雅巷五號）

印刷者 昆明印刷所

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店

82
10/17/74

KBC
IG
25
40